

林斤澜

研究资料

主编 孔范今 施战军
编选 马兵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

总主编 孔范今 曹达 吴义勤 施战军

林斤澜

研究资料

主编 孔范今 施战军
编选 马兵

山东文艺出版社

乙种

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

总主编 孔范今 雷达 吴义勤 施战军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林斤澜研究资料/孔范今, 施战军主编; 马兵编选.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9.7

(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乙种/孔范今, 雷达,
吴义勤, 施战军总主编)

ISBN 978-7-5329-2686-2

I. 林… II. ①孔…②施…③马… III. 林斤澜-文学研
究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2844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泰安厂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680×980 毫米 1/16

印张/24.25 插页/2 千字/380

定 价 29.00 元

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

总策划 路英勇 陈光新

编辑统筹 尹奎友 李凤奎 孙立寿

乙
种

出版说明

发端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国新时期文学至今已走过了近三十个年头，在这三十年里，中国当代文学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作品支撑起了中国文学新的天空，中国文学迅速融入了世界文学的潮流并迎来了它最为辉煌的发展时期。而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繁荣也带来了新时期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的繁荣，可以说，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追踪研究一直是中国当代学术界和评论界最具生机活力的领域，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然而，与文学界和研究界的这种“繁荣”局面相比，新时期文学的资料工作则显得有些滞后：到目前为止，国内尚没有一套权威性的能完整反映新时期文学发展全貌的文学大系，也没有能够全面反映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历程和整体成就的系统资料汇编。这无疑为我们在新世纪全面展示、回顾、总结新时期的文学成就，反思新时期文学的经验教训，深化对新时期文学的研究工作带来了诸多困难和不便。

有鉴于此，我们特意邀请孔范今、雷达、吴义勤、施战军四位在新时期文学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知名学者和评论家来主编这套《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能为广大新时期文学研究者提供第一手的权威研究资料，同时也能为他们提供在资料查找和检索方面的便利，从而为推进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走向深入和突破做出贡献。我们力求做到：一，全面系统地展示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的成就和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的现有水平；二，为全面客观地评价和认识中国新时期文学提供科学的参照和理论的依据；三，全面梳理、呈现和总结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研究历史和研究脉络。

本套丛书分为甲、乙两种，甲种是关于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流派、

文体等方面的综合研究资料汇编，乙种是中国新时期代表性作家的个人研究资料汇编。每卷除精选各个领域最优秀的研究成果外，还将以附录方式展现相关研究成果的整体索引。本套书采取开放的体例，并将长期出版下去，我们希望把它打造成一个重要的学术工程。我们的目标是资料的系统性、学术的科学性、观点的多元性、筛选的权威性并重，力争能使广大读者既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又能以最快捷的方式读到中国新时期文学最优秀的研究文章。

目 录

生平与创作自述

上下求索

- 林斤澜的文学之旅 程绍国 (003)
- 短篇名家林斤澜 涂光群 (031)
- 林斤澜先生散记 朱 伟 (039)
- 螺蛳梦 (文集自序) 林斤澜 (048)
- 短中之短 林斤澜 (054)
- 枝节纵横 林斤澜 (059)
- 对话一例 林斤澜 (065)
- 我看“看不懂” 林斤澜 (073)
- 唱出自己的歌 林斤澜 (085)
- 谈“叙述” 林斤澜 (096)
- 小说的头尾 林斤澜 (106)
- 社会性·小说技巧 崔道怡 汪曾祺 林斤澜 (115)
- 无笔墨处 林斤澜 (122)
- 论短篇小说 林斤澜 (128)

研究资料

- 林斤澜, 其人其文 唐达成 (141)
- “沉思的老树的精灵”
- 林斤澜近年小说初探 黄子平 (152)

采石者的欣慰

- 论林斤澜的创作 谢 冕 陈素琰 (169)

短篇小说自有“短”的规律

- 论林斤澜短篇小说的结构艺术 姜嘉铤 (187)

- 林斤澜小说文体描述 李国涛 (199)

- 林斤澜创作的审美情趣 张卫中 (211)

置身于历史情境中的当代传说

- 林斤澜和他的“怪味小说” 孙凯风 (220)

从历史的拯救到历史的诊断

- 林斤澜论 孟 悦 (232)

- 林斤澜小说叙事的新策略 张洪德 (250)

试说大幅度强化

- 林斤澜小说语言特色之一 丁安仪 (259)

- 林斤澜论 刘晓南 (266)

- 林斤澜片议 孙 郁 (282)

- 林斤澜的矮凳桥 汪曾祺 (291)

街谈巷语翻新篇

- 林斤澜《矮凳桥》系列小说论 张志忠 (298)

- 矮凳桥系列小说的叙事结构 罗强烈 (307)

- 说《矮凳桥风情》 李庆西 (319)

一个不可多得的寓言

- 《矮凳桥风情》试析 孟 悦 (329)

矮凳桥作雾中看

- 《矮凳桥风情》的别一种读法 贺绍俊 潘凯雄 (337)

- 矮凳桥文体 李洁非 张 陵 (343)

“鱼非鱼”的破译

- 析《溪鳊》 李以建 (354)

- 读林斤澜的《十年十瘕》 孟 悦 (361)

附 录

- 林斤澜主要作品年表 马 兵 (375)

- 林斤澜研究资料索引 马 兵 (380)

生平与创作自述

上下求索

——林斤澜的文学之旅

程绍国

林斤澜小学时，读了不少鲁迅的东西和他人译作，包括契诃夫、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他的外祖父，是个教四书五经的老先生。“三国、水浒、西游的阅读，有外祖父的指点。我能把水浒故事讲给弟弟听，讲的、听的都兴奋。三国讲不好，红楼讲不了。星期天上午，外祖父教一篇《古文观止》。”

初中时，读鲁迅所译果戈理的《死魂灵》，怎么也读不懂，不能终卷。七八年后，在四川一个小镇上，无书，倒有一本《死魂灵》，翻翻，竟入了迷，一直读到天亮。

1937年之后，林斤澜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我在《温州进步戏剧史料集》中，找到林斤澜的剧照。史料中说他出演过《布袋队》（独幕剧）、董每戡的《保卫领空》（饰二儿子弘毅）、夏衍的《一年间》（饰刘绣笙之子赵澍）、茅盾的《清明前后》（饰李维勤）、陈白沉的《群魔乱舞》（饰吴从周）、曹禺的《雷雨》（饰周萍）。林斤澜演《雷雨》在1946年8月的28日至30日，刚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毕业，行将到台湾做地下党的时候。

林斤澜对我说，他开始做文学梦，是进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之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前身叫“电化学校”。这是抗战时候一群艺术精英躲到重庆的北温泉，初创了一个电影广播学校。北温泉，地处天府之国、缙云山麓、一片黑松林里。“林下温泉分流如溪，合洪成瀑。晴日白雾似烟，雨天若喷。”（林斤澜语）

据说办学有三：好师资、好设备、好学生。大自然美丽，却不能算设备，学校真是白手起家。学生大部是“流亡学生”，天鹅乌鸦，参差难齐，但都驮着两个梦：一个是爱国，一个是爱艺术。

这里汇聚了整批的文化名流。梁实秋、焦菊隐、史东山、郑君里、张骏祥、许幸之、戴爱莲、叶浅予……其中还有一位不吸烟、不喝酒、不打扑克、不结婚的盛家伦，是三十年代风靡一时的《夜半歌声》的歌者。他教过几节课，后来逃课如逃学。会议不开，薪金照拿，坦然自若。林斤澜说他一生有真才。

林斤澜在回忆文章中，称梁实秋为“滑竿教授”。梁实秋那时兼着两个学校的课，还有一个就是在北碚的复旦大学。北碚到北温泉，十多里。十多里路，不坐车，也不坐船。班车拥挤，又不准时，小轿车呢，战时的口号叫“一滴汽油一滴血”，名教授梁实秋坐小轿车还不够格！坐船要过滩，嘉陵江水急滩险。那么，只好步行了，梁实秋是别人代步。四川有一种简易轿子，叫滑竿的，即两条竹竿上绑一把竹躺椅，没有遮盖。

这样抬着来上课的，学校只有梁教授一人。

青年学生或多或少读过鲁迅的书，即使没有读过，也听说过三十年代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私下一般只说一句：“叫鲁迅骂过的。”倾向明显。

林斤澜说，他们同学中，对两位论战的性质内涵，一般不大清楚，也有记得一二名句。梁实秋的有：无产阶级是只会生孩子的阶级。无产阶级的人性高明，那么动物性更高明。鲁迅的有：贾府的焦大，是不会爱林妹妹的。——梁实秋把文学高悬于民生之上，挨批活该。而现在看来，鲁迅仍然没有错。但论证有强横处，如《文学与出汗》。

冬日，江边山脚，时有飘飘棉絮般的南国飞雪。风也冻手。梁实秋小胖，穿皮袍，戴绒帽，围可以绕三圈的长围巾，圆滚滚地仰在竹躺椅上。竹竿一步一颤一悠，一颤是抬前头的一步，一悠是抬后头的步子。南方穿皮袍，身上是不会冷的，可以发生一些诗意。

梁实秋下滑竿，直奔教室，脸上微笑，可见不当做苦差使。他不看学生，从长袍里掏出一张长条小纸条，扫一眼，就开讲。他讲的是西洋戏剧史，希腊悲剧，中世纪，文艺复兴。顺流而下，不假思索，只摆事实，不重观点。如一条没有滩，没有漩涡，平静可是清楚的河流。

一会儿法国，一会儿英国，一会儿德国，提到人名、书名，写板书，

讲到法国写法文，讲到英国写英文，讲到德国写德文……抗战时期，学生中多半是“流亡学生”，即使学过外语，也耽误得差不多了。他全不管，从不提问，和学生不过话，更不交流。下课铃一响，揣纸条，戴帽子，围三绕围巾，立刻走人，上滑竿。

和别的老师，进步的或不进步的名流，都不招呼。

他的课经常满座。当时书不易得，流亡学生自有生活方式，读书时间也少。他的课显得知识丰富，条理清晰，叙述娴熟又动听。

史东山在中国电影界，是元老级的导演。在史东山、蔡楚生、孙瑜之前，电影大多是直拍“文明戏”。因此导演之中有混沌导演之称，就是叫了声“开麦拉”，到摄影棚外面端碗馄饨进来吃着，那个镜头还没拍完。没有什么“蒙太奇”可言。

史东山没有进过正规学校，说是“敲榔头”出身，“敲榔头”，电报局里的发报员也。当年在摄影棚里学什么，不论摄影、灯光、布景、化妆、洗印……都是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也还要徒弟靠乖觉来“偷”学艺。

林斤澜说：“史东山从师傅郑正秋那里反复听见的一句话是：‘伊拉看勿懂。’——他们看不懂。可见‘看不懂’是无论什么艺术，一开始就有的元老级问题，可以说与艺术俱来。”

那时候观众要求故事有头有尾，情节顺序连贯，转弯抹角更要交代清楚。有如台阶，如一线牵，如鱼贯。史东山要搞点电影艺术，就要错错阶梯，断一断线，调动调动时空。一边，处处还要提防“伊拉看勿懂”。

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史东山讲的就是电影导演课。可他经常讲不出什么名堂来，好比“伊拉看勿懂”，也没有多少别的发挥。但神态状貌，给人印象深刻。

上第一堂课时，是初秋，窗外阳光澄澄，一边是嘉陵江，一边是缙云山，山脚一片松林黑压压，似听阵阵松涛。

史东山叫林斤澜们把椅子凳子搬出来，散坐在院子里。他自己横跨一张长凳，时而“骑马”，时而偏身斜坐，说话慢腾腾，好像句句“若有所思”。内容大致是说自己到过一学校，那里没有什么教室，小板凳，山坡上，自由讨论……只有小部分同学能够联想到他说的，是“解放区”的学校情景。说这些话的时候，是1943年，白色恐怖正笼罩着山城。

这是他上的第一堂课，完全没有说到电影，更没有牵涉导演业务。

那时候他才四十出头，已经留起小胡子，背微驼，很是个老导演了。他的眼里总有个笑影，也热情，也嘲讽，也莫测高深。

林斤澜说，史东山始终没有系统——也就是成本大套地讲过导演学。他只是零碎地讲些电影，也许是实际，也可以说是实用。常说到的有斗牛的《碧血狂沙》，英格丽·褒曼的《卡萨布兰卡》等等。

史东山后来还是拍戏，拍过无数的戏，林斤澜亲记了几件极小的小事。一次，总排时，大发雷霆，打了搞灯光的小青年一记耳光。以后，当众正式道歉。

一次，男女两人对戏，一个是好人，一个是坏人，拍了几次都不满意。史东山急了，拍着大腿，连声叫道：

“他们两个睡过觉呀，他们两个睡过觉……”

当时的文艺指导思想，是好人坏人犹如黑白分明。史东山认为欠缺的是人情，其实就是人性。他一半是说不清，一半不能挑明了说。

有次拍个大场面，林斤澜的一个同学走动不合适，他高声大叫：

“我的学生，我的学生……”

别无他词。

说到郑君里，林斤澜说，三十到四十年代，引进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郑君里是最初的几个人之一。这个体系后来风行全国，占据了话剧舞台和银幕，新中国成立以后，渗入戏剧舞台。在艺术院校里，是主要的教程。

郑君里在三十年代，是电影演员，和江青在一个小圈子里混过。江青当了“女皇”，按照古老的传统神化自己，起了杀人灭口之心。郑君里在“文革”惨死，他的夫人黄晨在审判“四人帮”时，有过血泪控诉，众所周知。

郑君里也不是教书的人，当时他正好翻译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在课堂上成本大套地搬抄。什么“注意力集中”、“进入角色”、“酝酿情绪”、“培养种子”、“单位目的”……

郑君里当时不过而立之年吧，面对林斤澜这些二十出头的学生，有时叫道“孩子们”——这也是搬的外国式。在国粹面前，就招笑。

林斤澜说，郑君里有时穿一身黑皮衣服，双排扣黑皮上衣，黑皮马裤。现在皮衣皮裤还是时装，四十年前可是“超前”了。温州话曰：

“撑。”北京话曰：“派。”

郑君里在江边山脚行走，有时忽然停步，双手各伸拇指食指，在眼前搭成长方形远望。此之谓“取镜头”也。也可称：“撑”，“派”。

他要情绪，要产生情绪的环境。上课时，要讲台干净，讲桌上要有鲜花……战争年代，流亡学生，没有这些心思，听而不闻。

他引进情绪记忆的“种子论”，大意说每个人心中都有善恶各种种子。好比没有杀过人，但拍过蚊子，由此可以生发杀人的心理历程……

想象是艺术的翅膀，想艺术吗？展翅飞翔吧！

夫人黄晨控诉的时候，泣不成声。巨大的黑色的翅膀，扇撼天日。

几十年来，相与郑君里始终交往的，只有一个当导演的学生，汪岁寒。

焦菊隐在学校里教的课是“名著选读”。当时他有著作、有译作，已有名望。不过话剧导演方面，还没有得到“用武之地”。

他不住在北温泉学校里，每个月来一趟，把课时集中在两三天内。个子瘦高，背微驼，戴眼镜。衣服单薄，料多麻布，现出旧色。一副“抗战期间，一切从简”的书生模样。

焦菊隐留学欧洲，归国后办过戏校，听说也阔过。不过当时在重庆，的确穷居陋巷。林斤澜有位同学，去过他的住处，敲门无声，推门进去，无人，亦无长物。桌上压着张条子，是留给同住朋友的，大意是：怀沙，抽屉角落里还有×元×角，你拿去买“锅魁”吃……同学凄然退出。“锅魁”乃川式烧饼，无芝麻，无油盐。若佐以一块榨菜，或一“小脚”包花生米，是流亡学生饥饿一日后的美食。

林斤澜形容“名著选读”的教法：手执外文“名著”一本，挑“选”一段“读”出来，出来的是北京口音，以后讲解赞叹。是翻译并评注法。

赞叹每占主位，神情容易激动，有脸现潮红的时候。史东山、郑君里上课，和学生交流交流。梁实秋不交谈不交流，滔滔不绝，如入无人之境，可又丰富中听。焦菊隐也不交谈，但学生发出笑声赞声，他会兴奋起来：他需要反应。

兴奋中，会说些“闲文”，少不了言过其实的传说。比如说向交警问路，英国警察用手指指，难得出言。法国警察详细说明，有时候还把警棍往胳肢窝里一夹，掏出地图来指点，街上汽车停了一半……学生中有认

真的，倒叫流亡学生笑了起来。

后来，焦菊隐和一女学生恋爱同居，中间有些波折，也有些轰动。流亡学生大多以为意料中事，“没得啥子”。

林斤澜说，大专学校里，先生与学生之间，有“跟”字一说。虽不普遍，但至今仍有，某个学生“跟”某个先生，这个学生就与一般学生不同，成了某个先生的“入室弟子”。跟有学业上的跟，有事业上的跟，有“饮食业”上的跟，或者兼而有之。学业上的跟是读书人“传授衣钵”的本等正宗。世事艰难，别的跟也无可厚非。

林斤澜有个同学，跟上焦菊隐先生，有时候小声告诫别的同学说：焦先生脾气不好，下了课少到他房间去。

这个同学跟着焦菊隐搞起了个出版社什么的，拎起个皮包，像煞皮包公司。后来闹翻了，缘由不大清楚，可能是经济上的事，总之，不欢而散。

林斤澜说，五十年代之初，焦菊隐被请进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开始了他的导演事业。后来是总导演，后来是权威。确有开创，有建树，有典范。

第一个得到轰动效应的演出，是老舍的《龙须沟》，但导演与剧作家的合作中，有争执。老舍窝火说：“我不懂戏剧。”并且见之文字。

可是后来老舍的重要剧作，也还是焦菊隐执导。《茶馆》成绝唱。剧作、导演、演员都上了高峰，是“北京人艺”的独放光彩的剧目。焦菊隐的功劳不小吧，但剧院外人不大会知道，“外行人”看戏更只看演员。

林斤澜说，那位不欢而散的“跟”学生，六十年代，一事无成来到北京。物换星移，时过境迁，学生叩门拜访先生，夫人出来接待这位寒酸老同学，说：先生不在家。寒酸老同学在客室小坐片刻，忽见焦菊隐从另一屋出来，大大方方穿过院子，略不旁顾，只管出门上街了。

.....

林斤澜对我说，进入“风云际会”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之后，他的文学梦发芽了，他想写剧本。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毕业，正值抗战闭幕、国战开场，林斤澜无心文学。1950年，才发表第一个剧本。1957年11月，林斤澜出版剧本集《布谷》，《布谷》由四个独幕剧《布谷》《螺丝钉》《落花生》《西红柿》和一个四幕剧《梁家父子》组成。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印数三千两百册，定价四角五分。

同年女儿出生，取名布谷。独幕剧《布谷》在前，独生女布谷在后。

出版集子《布谷》的时候，林斤澜早已转头写小说了。为什么转头写小说了呢？他的剧本不适宜演出！剧本必需生死情节、惊魂故事，可政治气候不宜写，林斤澜的秉性也不适写。可以发表，可以出书，但演出团体不爱采用。一个剧本搬不到台上去，就像一个私生子整天待在家里！林斤澜好生难受。他不能不转头。

林斤澜发奋写小说。

至1957年，林斤澜已发表《雪天》《擂鼓的村庄》《孙实》《春雷》《“骆驼”》《发绳》《草原》《杨》《台湾姑娘》《姐妹》《家信》《采访》《一瓢水》。《草原》已有影响，写开发北大荒的支边青年的（林斤澜的小弟就在第一批支边青年之列），文笔活泛，写草原令人想起屠格涅夫和契诃夫。发在1957年第一期《人民文学》上的《台湾姑娘》，让中国文坛眼睛一亮。时在《人民文学》小说组的涂光群回忆：“我已记不确切他新写成的《台湾姑娘》，是他主动投给《人民文学》的，而我们是看了他的稿件才去看他呢；还是我们去看他，他将此新作给了我们？但有一点是无疑的，为这篇小说的发表，我去林斤澜住所不止一回。”

涂光群说，《台湾姑娘》经过他们三审，终审是秦兆阳，秦要涂光群把林斤澜请到编辑部，秦要面谈。秦认为男主人公（台湾光复后，从大陆去台湾教书的教员）和台湾姑娘（男主人公的佣人，为的是挣点钱好继续上学。他成了她的崇拜者）的关系，如写成友情或朦胧的感情，比直接写成爱情，效果更佳。林斤澜欣然接受。

涂光群在《短篇名家林斤澜》中写道：经过几次交道，“我感觉林斤澜是个面目和善的谦谦君子，他笑迎客人，有涵养，有见识，‘藏而不露’，却又容易接近，好打交道。虽说话不多，很诚恳。你会觉得他内在的热情，可能比表现出来的更丰盈。”

1957年第一期《人民文学》，安排了九篇小说，其中有王蒙的《冬雨》，耿龙祥的《明镜台》（此文1983年9月号《人民文学》重发，并配李清泉的评论《汤勺乎？水瓢乎？》，意为提倡短篇之“短”）。秦兆阳将林斤澜的《台湾姑娘》安排在头题发出，编辑部同仁一致赞成。涂光群说：